

玫瑰浪漫经典



MEIGUILANGMANJINDIAN

爱上300岁的女孩

上辈子，上上辈子，或上上上辈子，三个关于她和他的三世故事……

吴淡如 著

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爱上 300 岁的女孩

著 者 吴淡如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

印刷装订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2 万字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540-3/I·230

定 价 9.80 元

离魂天使

『那没有错，上辈子、上上辈子或上上上辈子我见过你……今天你能看见我，是拜机缘之赐……』

『机缘？』

『就是缘分。因为缘分未断，所以我们之间起了特殊的感应，因而你能看见我。』



山路转弯处有一块草丛地，狭窄的草地上站着一棵很高的榄仁树。

到了初秋，榄仁树开始转红。或许是因为地质特异的关系，这棵树的叶子变成新琉璃一样透澄澄的鲜红色，每一片落叶都像手工雕琢的古董珠宝，落了一地血色艳艳，落叶覆住夏末依然青绿的草丛，榄仁树就成为一个骄傲的国王，宣称自己攻占了所有的领土。

美丽的榄仁树却不能让来往的过客驻足。他们只有在讶于她的美艳后匆匆离开，一秒钟也不多留。

不能多看她一眼。因为依着山壁，榄仁树就站在一个九十度转弯的险坡旁，隔着不宽敞的公路，白天可以眺望到远方的海平线，夜晚足以俯视灯火灿烂的城乡夜景。但只要一分心，在这个危险的转弯稍出差错，就可能连车带人滚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！



美丽依傍危险而生。

这是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地带。

车辆飞驰而过，随呼啸的风翻起沿路祭拜枉死者的银纸。榄仁树守着她不被侵犯的王国。春天枯萎的落叶又成为草籽的养料，鲜嫩的春草与榄仁树的新芽同时向阵阵春雷招呼。年复一年，依然如斯。

微微飘着细雨的初春夜。

一辆摩托车疾驰在几乎无灯的山路上，正要经过在黑暗中沉睡的榄仁树……

对面，一辆小型的跑车也以超过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行来……引擎声一路轻微震动着山壁，似乎也惊扰了榄仁树的恬静与安适——最后两片残留在枝头的老叶在细雨中忽地刷拉落下来。

叶子落地的同时，高声喧哗的引擎声变成尖锐的嘶嚷，一声巨响，哐！好像一记极短促的春雷……

寂静的夜里仿佛有叹息声在山谷中回荡——



.....

林祖宁被全身剧痛唤醒过来。雨珠已将他淋得全身湿透。

张眼所见，一片漆黑，他怀疑自己是在人间，还是在鬼域……

方才，冷不防刺眼的远光灯迎面打来，让他双眼被朦胧白光全部占据，一时失去反应，庞大的车体撞了他一下——他才想弃摩托车而逃，已然失去知觉……

从头、胸骨到腿，每一寸肌肤都像要宣布独立一样……

难道自己已不在阳间？

他努力向远处张望，云雾深重，但依稀可以看见山崖下方的零星灯火泛着微弱的光芒。

那么，此地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。他没死，但奇怪的是，他的摩托车不见了，那辆撞他的车也不见了。一点痕迹也没有，似乎是被雨腐蚀掉一般。



“难道我碰到鬼了？”

任谁在这种地方有了这个念头都会毛骨悚然。即使林祖宁是个胆子不小的年轻男子，也不免起了一身疙瘩！没吓昏过去已算是人间英雄。

冷雨让他手脚冰冷，刚才使他脸红耳热全身舒畅的酒气，现在却令他头痛欲裂，他连动都动不了，全身隐在尺长的草丛中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条滑溜溜的东西大大方方的从他的脚边借道而过。光线虽然昏蒙不明，他却可以清楚的看见那家伙圆长的身体上黑白相间的鳞片，在雨水洗刷下露出炫耀的光泽。

一条刚从冬眠醒来的雨伞节！

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！”他的脑子很难灵活指挥手脚运作，他只知道，这天他是倒楣透顶！

上辈子欠债才这么祸不单行！

他平时不喝酒，这天有心情喝酒，事出有因。他刚刚失恋。

失恋两个字，实在不足以形容这件事。应该



说，他未来的老婆决定跟别人远走高飞。林祖宁和旷雨兰同居两年，从互相等待吃晚餐到以纸片留话，再至宿夜未归连纸条也不留，感情由冷到热顺理成章，爱意随时光共消长，但他从没想过，旷雨兰有朝一日真的闷声不响的离开……

亲爱的：

我收拾全部的东西走了。

电视机、电冰箱是我买的，所以我一并带走；洗衣机由你付分期付款，我留下，但我在你抽屉里拿走两千元，因为订金是我付的——收据压在你的照片底下。康宁瓷器我全部拿走，反正你从不下厨，用不到。

你房间里堆积月余的垃圾，我顺手帮你倒掉，服务免费。上个月电话帐单还没收到，我打过两通国际电话到美国，如收到帐单，请至我公司收款。大恩不谢。

但书：敬祝 快乐

雨兰



他刚看见留言时还以为旷雨兰在开玩笑。他难以形容自己的震惊，雨兰竟先斩后奏地搬走！事情发生之后林祖宁才开始推想缘由，明白它沿着一定的轨道运作，有一定的成因。

即使雨兰后来几个月很少跟他打照面，更甭提同挤一张床，但她的离去还是掀起他的惊慌情绪。好像某一天早上起床，发现全部家当都给偷走。

他还没想到挽回：雨兰的决议通常无法挽回。他只想喝醉。

不过他可没想到死。

林祖宁瞪大眼睛看着那一条滑溜溜的雨伞节抬头吐信、穿梭草丛中缓缓离开。

蛇的身影消失的那一刹那，他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松弛感。林祖宁看见另一样活生生的东西。

一双脚，站在草丛中。

一双光洁干净的脚……但它们并不真正“站”在草丛中，它们是与草丛重叠的，在同一个空间，荒谬离奇的放了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，好像一蝠立



体空间透视图，一幅未来派画作。他想自己是眼花了。

他不自觉一身哆嗦。

然后他看见一袭雪白的袍子，和着风和雨的韵律飘飞，袍子里包裹着一个纤细的女孩。

当林祖宁看见女孩的脸时，他的恐惧就立时被溶解了，仿佛掷盐入水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张脸白得有些泛青，隐隐有股寒气，但却给他无比柔和的感觉。

在雨声淅沥的冷夜里，她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。

她的眉细而分明，像刚刚迸出的柳叶，小巧鼻梁和小巧的嘴，清明稚气的眼睛。大概只有十岁上下。

一张如同搪瓷娃娃美丽却不会引起人任何邪念的脸，正在对他微笑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……我刚发生车祸，现



在不能动弹，你……能不能帮我的忙。”

女孩一径毫无意义的微笑着，似乎没听懂他的话。

莫非是聋子？

他再度说明并以残余的力气比手划脚：

“我——发——生——车祸！”

他指指自己一身的泥垢，还有脸上的伤口。

“车祸——我知道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好像简单一句话也得想很久。

女孩继续微笑，毫不在乎，带着旁观者置身事外的得意。可是也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，似乎只在陈述一事实，好像三岁小孩以正经口气在告诉他：我看见门前有一只狗走过——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实。

“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”

他眯起眼睛打量她，想瞧出她脑筋是否有问题。

她看起来既温柔又聪明。发丝像千万丝线在风



中飞舞成波浪。

“同情心？我很有同情心呀！可是你的伤是注定的，我也没办法把你的伤口变好。”

注定的？

林祖宁觉得自己仿佛在跟另一个世界的生物说话。他对她的幸灾乐祸感到生气。

不过他从不在漂亮的小女孩面前咆哮。

“你可以帮我打个电话，也可以往前走两步帮我拦一部车……”

“我不能呀！”不等他说完，女孩幽幽叹了口气。

“你能！”

“我真的不能，对不起。我，我……我不是跟你一样的……”

林祖宁对她的胡言乱语莫可奈何。他打量她：

“你不是人？难道是鬼不成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……”女孩答道。

终于有一辆车来了。林祖宁在黑夜中看见亮



光，兴奋异常。

“算了，我不跟你抬杠！我自己拦车——”

林祖宁想努力站起来，右脚勉强撑起身子，左脚迈向前去时却听到啦——一声！他再度跌在地上，这次搞得一嘴污泥……

完了，他暗叫一声！不是腿断了吧？心中闪过这个念头以后，左脚边传来一阵剧痛，痛入骨髓，仿如有一打雨伞节尽情啃噬他的腿骨——

女孩在这时不声不响的奔向前去……

他以为她良心发现了，想替他拦车……

嘶——煞！

……

女孩不是替他拦车……

林祖宁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见什么……

她灵巧的向空中飘出一样东西——一条极细极细的白色丝绳——柔软的丝绳在风中飘荡一会儿，变成钢尺一样的笔直，远方来车像短跑选手以全速冲向终点一样抵达丝绳，然后刷一声——翻个筋



斗，咔嚓咔嚓滚下山坡……

那虽不是万丈深渊，也是百尺险坡！

“啊，在这样的雨夜里开车，实在不该开这么快——”

女孩平静的说，回到目瞪口呆的林祖宁身边。

“你……你是鬼！”

林祖宁很困难的吐出这句话。女友离开、发生车祸、折断腿骨，然后又碰到鬼……人生真是举步维艰……

“我没说我不是呀！”女孩耸耸肩。

“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，真累——”她竟然会打哈欠。

她是鬼？可是她打哈欠的样子像天使，甜美娇憨。

“你……明白了，让我发生车祸断了腿的也是你吗？”

她若无其事的点点头，似乎完全不觉得她做了一件坏事。

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你要我陪你聊天吗？”女孩很天真的靠过来，
“我可以陪你聊天，因为我想我见过你。”

林祖宁不自觉的把身子往外挪移半尺。

何处飞来艳祸？这小女鬼兴致勃勃的要陪他聊天。

他实在难以说要或不要。

“我陪你聊天好了，”她说：“我已经很久没跟人聊天了，做我这样的工作也很无聊。”

她又打量了他一眼，好像看出什么玄机似的，
“反正早上七点以前没有人会来救你……”

“我，完了，我……我会死在这里吗？”

“不会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”她笑得相当神秘，“我不会再害你一次的。”

“你刚才为什么要害我？”

林祖宁不愿意吃亏吃得不明不白。

“不是我要害你的！一半是注定的，一半是你自己。你难道没有错吗？你在这种天气如此粗心大



意的骑快车！”

“谁注定的。”

“天注定的——天机不可泄露，”女孩降低声音，生怕有人听见似的，“我只是个很小很卑微的天使，没有权利告诉你上面的事——”

如果不是目睹了刚才的场面，林祖宁肯定会把她送进疯人院让看护妥善照顾她。如果他能动的话。

“刚刚那辆车翻下山也是天注定的吗？”

“一点也没错，还有，跟你相撞的那辆车……”

林祖宁猛然想起：

“那辆车……还有我的摩托车呢？谁‘注定’偷了它们？”

近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

“通通掉下去了，开那辆车的人可没你好运，他已经走了。”

“死了？变成鬼了？”

“你以为人死了都可以变成鬼吗？那还得靠修